



从《赵氏孤儿》到《父亲的身份》，诗意一直是金海曙不可或缺的追求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对话

编剧应该是能解决问题的人

读品：为什么中国目前拍不出《国土安全》那样的电视剧？是编剧水平不够？

金海曙：当然有编剧水平的原因，水平当然不够，我们才发展多少年？影视语言也是一种语言，白手起家水平不够是正常的。同时，也要考虑其他因素。经济、政治和社会人文环境，都会对编剧水准产生重大影响。影视编剧不像写小说，可以一张桌子解决问题。它既有艺术创作的属性，又有强大的工业属性。影视剧本理论上讲不是独立的文体。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，作家编剧都不例外。目前的创作机制下，中国编剧一般更喜欢做命题作文，而不是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原创。长远地看，这种创作状态对行业水平也确实会有影响。

读品：你的意思是，中国的编剧太缺乏话语权了？

金海曙：目前中国编剧话语权确实比较低，这对于影视创作的不利是显而易见的。在电视剧叙事上，编剧对故事的了解其实是最深入的。但问题也有另一方面，编剧门槛低，编剧水平不够，话语权给你不是更糟了吗？但有个现象确实有点讨厌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能做电视剧，会讲故事，在创作中都能插一嘴。这种现象在其他行业中是不大看得到的。

读品：你认为，做编剧应该有哪些核心能力应该掌握？

金海曙：那就多了，我想强调的是综合协调能力，思维要有弹性，不能太一根筋。一个项目在完成过程中，各方意见会进来，很多创作者会受不了。影视创作的工业属性，需要协调，跟小农经济不一样。你要经得起360度的审视和要求。编剧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，必须从各种要求中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通道。作为编剧，一定要有这点自我认知。电视剧的拍摄和制作过程是非常庞大、复杂的工业流程。至于内容质量，编剧水平问题，我想在不久的将来，影视市场一定会把对剧本创作的质量需求，提到一个新高度来认识。

但诗意能引导一个人的思考方向
诗歌也许不能给我带来剧作上的灵感



金海曙

诗人，作家，素有“诗人编剧”之称，曾因话剧《赵氏孤儿》获第16届曹禺剧本奖。曾创作过《北魏王朝》《谍影危情》《狐步谍影》等多部影视作品，最新作品《父亲的身份》正在央视热播。

由诗歌而小说，由小说而戏剧

金海曙：诗意供应者

金海曙越来越相信宿命。

这个随遇而安的人因为结识舒婷而写诗，因为朋友朱文的鼓励开始写小说，因为邂逅牟森、林兆华开始了剧本创作。他说，过去的时光里，自己几乎都是被命运推着走，很少有意识地做过什么选择。极少有人能像金海曙一样，在经历了漂泊不定、生活苟且与经历了若干种社会身份转换之后，还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离开键盘，拿起一本诗集。

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

1

金海曙从小就习惯了搬家。上海出生，六个月后就去了福建，因父母原因不得不反复在两地奔波。小学二年级时，老师要求学生必须交一首诗，金海曙抄了一首长诗给老师，获得了赞赏，有了一次到校广播站朗诵的机会。“很风光，但自己对这首长诗除了字认识，其他不甚了了。”

无论如何，金海曙开始对写作有了兴趣，却遭遇了跟同时代人一样的困境——无书可读。“可以阅读的东西非常少，幸运的是，小学时竟然读到《西游记》和《三国演义》，确实有营养。”金海曙说。

真正接触诗歌，是在大学的时候，当时在厦门大学读哲学的他，结识了诗人舒婷，并由此认识了吕德安等一批年轻人。“舒婷有一个抄满了世界名诗的黑皮本，那成了我通向文明世界的秘密途径。”金海曙说。当时是上世纪80年代，舒婷还是一个巨大的争议。但不久后，文艺青年开始流行，金海曙也成了其中一员。他喜欢诗歌更胜过小说，除了诗歌表达给人惊喜，还因为这种短小精悍的文字更适合流传，“交换诗稿，是隐秘艺术世界中的通行证。”

很快，金海曙与密友吕德安组建了一个名叫“星期五”的诗歌团体，印过几本刊物、搞过几次朗诵会，还有画展。不过，几年后，这种生活让他心生厌倦，却没有解决方案。

“毕业后我在福州社会科学所上班，搞点社会调查什么的。”金海曙回忆说，1987年，金海曙在上班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。朋友问他想不想出国留学。尽管从来没有考虑过出国，但金海曙回答说，好啊。“运气好，签证过了，一起办签证比我更想去的朋友没去成。”金海曙说。

1989年5月，金海曙前往日本，一个他从来没想过要去的地方。他更没想到的是，这一去就是6年。

2

很少有人知道，金海曙在日本打过不下二十种工，搬运、送货、侍者、洗碗……生活苟且，远离家乡，甚至没有多少中文读物，在日本的6年，成了金海曙跟中国文学离得最远的6年。1995年，金海曙回国，朱文写了这样一段话：“海曙一去就是六年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国外做了些什么，但是可以肯定的只有两点：一、海曙还在默默地写诗。二、海曙成了酒鬼，在整个白天里，他的双眼总是灰蒙蒙，似睡非睡的，只有到了夜里，当酒吧的霓虹灯开始闪烁的时候，他眼睛里才会有些亮色。”

在给金海曙短篇小说集写的序言中，朱文这样记载着：“一九九五年的海曙穿着不合时宜的花衬衫，握着酒杯，坐在福州，他不知道干什么好，当朋友们在努力适应着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的时候，他也在适应着这个国家的巨大变化，三十四岁，已过了十五年以诗歌为中心的生活而一无所获，身体开始颓败等种种的因素，都在提醒着他：是彻底结束文字梦的时候了。但是，海曙最后做出的选择恰恰相反，他振作起来，再次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写作中去，朋友们不感到太意外，每个人都变得更像他自己，这是天性使然。他离开了福州，来到北京，生活重新有了秩序，诗人海曙继续喝酒，但已不再是酒鬼。”

金海曙说，朱文是他在文学道路上的一个标志人物。因为他看了朱文的三篇小说后，觉得自己不妨也写点小说看看。

1999年，金海曙的短篇小说集出版。

3

对金海曙来说，另一个标志人物是导演牟森。

金海曙说，牟森是中国当代戏剧界的重量级大佬。他把金海曙推荐给了话剧大导林兆华，让他写话剧《赵氏孤儿》的剧本。

“在此之前，不要说写剧本，就连戏剧都很少看过。”金海曙说，少年时，他不喜欢莎士比亚，竟然斗胆认为这位顶级大师语言浮华。但在接受了写剧本这个任务后，他开始真正审视戏剧——这一从未接触过的文体，结果却“真正吓了一跳，戏剧世界的宏大和高度远超想象”。

“写小说的想转行写剧本，有一定难度。”金海曙说，写小说和戏剧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，戏剧必须具备随时随刻的现场感。另外，小说阅读完全可以一目十行，戏剧可不成，得一句句看。

就像当年对诗歌和小说的疯狂阅读，2002年的金海曙开始疯狂阅读剧本。

《赵氏孤儿》上演后大获成功，新人金海曙因此获得第16届曹禺剧本奖。金海曙颇为骄傲地说：“2003年的剧你能叫得出名字的还有几个呢？但说起《赵氏孤儿》起码你还记得住吧。”同年，金海曙长篇小说《赵氏孤儿》出版。有评论家说，“金海曙用一个古老的故事书写了全人类的人性之荒芜，没有比这更为悲哀的了，当阴谋与爱情，权欲与乱伦，复仇与杀戮，全部变得毫无意义，站在人性的荒原上，四面一片虚空…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，都是一个孤儿，赵氏孤儿的命运，正是都市人流离失所的心灵悲剧。”

金海曙顺理成章地走进了剧作领域，开启了诗歌与小说之外的“另一座巨大宝库”。后来，他创作了《武则天》《北魏王朝》《狐步谍影》等多部舞台剧、影视剧作品，最新的一部作品《父亲的身份》目前正在央视一套热播。

如今的他，是不是写诗谁也说不好，但他肯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看剧上面。他的“床头读物”是《国土安全》《美国谍梦》或者《行尸走肉》。

不过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还是拿起一本“韩东诗集”阅读的，“因为写得实在太好了。”他说，“诗歌也许不能给我带来剧作上的灵感，但诗意能引导一个人的思考方向。”

大读家

读书人，写作者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